



見聞錄卷四

嘉善徐岳季方氏著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家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診之曰師病痞膈藥以數十劑期平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留治之月餘果瘳時崇禎末年間也流寇猖獗所在患

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謨曰餽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臨行道入令君謨取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焚香卒有賊至取升許撒前後門閉戶不出不舉火食糗糧度日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兵至俱以此法絕無所損隣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土完世已太平常見白醉瓊言云正德初有太監部綱入京一老人附舟太監日與歡洽抵濟下而賊報至從者或逃或泣老人曰毋恐請太監散諸僕而令一二人侍戒勿言咲乃出小囊以匕挑囊中物于舟首尾而賀曰可高枕矣太監猶涕泣明晨賊騎充斥皆四顧曰昨有龍衣船當泊此今何之及夕從者返咸言煙水茫茫我公何在疑遭賊殺相與泣於水次老人徐起收其物入囊而舟遂見太監德之將置酒申敬而老人躍岸珍重而去或曰土遁也

古井

淮安民家鑿井適中古甃將及泉得石洗視之銘曰
宋建炎二年開三百年塞二百年後復開天下當清
時崇禎甲申春孟也昔孫權過灌口城命鑿井亦屬
舊井得石甬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三百年當塞塞
不滿百年爲應運者所開夫一井之開塞有何關係
而大清之入統孫吳之應運數百年前已定於此亦
理之所不解也

李老者

李老者兗州寧陽諸生也自言其家聚族而居非傍
有何首烏藤茂甚一道人跌坐其下問所欲云求首
烏族人不許老者書室相近與之談道人云若能以
首烏相許出以分食更傳汝術可作百歲老人知未
來事也因聽其採取修合分食復教之導引法前定
數名動朝野嘗至兗州司理署疏一月事日作一封
日拆視之無一爽者一日拆帖云有蛇甚異狎狎頭

角來入我署覓地少蛇抵暮不見以爲失驗及昏有
客來自黃州遺一蕪蛇焉又一士人遊秦中叩之與
以三封上各署某月日開此將抵西安爲盜所刦資
斧告匱一封正署此日開者內云中途被刦可往前
三十里昭應寺投宿時已昏黑主僧邀之入牽驢隨
之闕將何往曰西安太守內兄也來訪之不意今日
被盜阻行特擾方丈是夜獻茶進饌備極豐潔明晨
起將行數十僧來謁主僧曰此荒山各房長也因言
有訟事在太守處倩其轉達共三十二房每房議酬
金二十四令士作札先往士留此以待至日中見昨
刦盜二假寐於殿急告寺僧集衆縛之所失仍歸餘
盜皆逸恐累地方土人求寢其事餽金若干僧事太
守報允又得若干金至某日啓第二封云納之有美
璋之喜是日赴席有妓甚麗士未舉子因以百金買
之期年果生子某日開第三封云某生可作季試首
名仍結納之蓋因太守季考士人閱卷府學果有此

生文亦佳列爲首不但誇之太守太守厚待復出已
資贈之其生十年後爲文宗士應試亦拔首名食餼
及余見之歷下日已暮方坐定撫軍周葵初立傳而
去不及一言然其龍鍾之態左右必需人扶翼聞尚
有房中之好未幾死殆爲是歟

古劍

余外祖家一小樓貯圖書玩好甚富壁掛古劍一口
幼年嘗藉膝玩之上有古篆文人莫能讀屈如半月
縱之其聲鏗然一夕風雨余篝燈閱史其中忽嘯於
壁上視之劍出匣三寸許躍躍鳴動急以牲血飲之
而止又一人得劍於滇南蠻嶂中長三尺餘靶有三
尖面有七星花紋細而滿光如秋水鏘可吹毛亦時
時吼於匣中以酒澆之卽止患瘡者佩之立已崇禎

身聞金 卷四
壬午疫癘傳染懸之中堂舉室清寧轉相傳借救病
頗多清初爲一武人所得夫漢高之佩氣隱龍蛇豐
城之鏑光騰牛斗此皆希世之寶也然論其銛利則
曰水斷蛟龍陸割虎兕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斫玉鐫
金鋒鉞不卷而已然未有治疾之效若此之神也謂
非干鏑之儔不可惜乎劒術無傳不逢識者辯之耳

鸛

西湖靈隱寺有鸛巢於古松之上新雛出殼未幾清
晨見巨蛇三丈餘從下而上欲食其雛老鸛雌雄喋
喋作聲張喙向之蛇則昂首咋舌相持片時蛇始下
如是者數日一日雄鸛不知所之薄暮背負一鳥來
巢羽色灰小於鸛三之二明晨二鸛翱翔雲際負來
鳥則與雛巢居焉少頃蛇復上昂首向巢負來鳥啞
然一聲曳伸其喙蛇卽豁落少頃雄鸛仍負鳥去之

自是蛇不復來鵲巢乃寧旬日餘僧舍臭穢不堪莫
知所自啓地板見巨蛇死而已腐潰其中又見說海
載太倉天妃宮僧自外歸見僮煮鵲卵於鍋命還之
巢中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且
免鵲之悲鳴而已後數日雛俱出僧異之令人探其
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如錦紋香氣馥郁持以與
僧供之佛前後有倭人人貢因風打舟至劉家河登
岸入寺拈香見所供之木問價買之僧給曰此三寶
太監捨供天妃宮者不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
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留待閣成願酬白
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因詢此名云何所需何
用倭曰此聚窟洲所出返魂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
觀鵲之事禦災捍患何其神異非蠢然凡鳥可比也

虬髯

吳人沈坦若精於操縵彈棋之技挾以楚遊經道士
泐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
虬髯岸幘者隨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鄉曲告以吳
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爲陽侯所苦俟易舟前
進耳虬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肯從我遊乎沈方進退
維谷許之卽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
渺無際岸有數百艘來迎入巨室中館於客舍供帳

甚麗左右使令三尺童子外皆美媛也日相對手談
沈亦高妙互有勝負間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
當花晨月夕吟咏頗豪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
贈以詩曰不羨無餘老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
若問行藏處莫道虬髯是主人出千金爲贈曰請從
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卽命一艇送至漢口寃不知其
姓氏大約綠林豪客也昔陸機還洛戴淵使少年劫
掠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皆得其宜且神姿鋒穎雖
處鄙事亦復不羣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
亦復劫耶淵便泣涕投劔歸機機卽作筆薦之過江
仕至征西將軍李涉適九江至皖之西忽數十人持
兵仗闖入從者曰此李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
涉博士我輩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以絕句豪
首餞賂頗厚李亦不敢却觀其神情迥異因訂雜楊
佛寺之期而懷陸機之薦也後雖不至及李彙征遊
循州遇一韋翁論詩因及李涉贈豪之詩曰老人弱

身圖錄 卷四
一
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博
士蒙東此詩遠隱羅浮雖不赴渠佛寺之約中心藏
之李旣云亡追惋今昔潸然涕下持觴而酌反袂而
歌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
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莫謂此中無奇士也

子報父讐

羅森者淮安醫生行藥頗効四方就之者輒相擊也
淮帥李錡有子患背瘡羣醫畏師之暴不敢藥召森
治之許以千金爲酬森與之內外敷治神氣頓爽其
子素耽色一夕與侍婢狎瘡遂黑陷內攻數日而死
帥性好殺痛悼其子竟榜笞殺森森之子曰俞痛父
之死於非命乃懷利刃欲以刺帥而帥出入衛甚衆
百計不能得乃盡棄其田園帥開封人潛至開封聞

其父好方術長生不死之藥曰俞素習父方更往嵩山道士學爲驅遣鬼神之術吐納導引之方賃居帥父之旁醫藥治病符水禁邪出入變幻不測令帥父聞之果召曰俞曰俞方年三十餘大言已百歲曾遇異人指點得道多年今周流海內濟度羣生不日緣滿行當控鶴上昇耳帥父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爲弟子曰俞佯爲辭謝固請乃許而却其金曰子骨相凡庸不可入道鑿子之誠與汝雷藥服餌返老還少作三百歲地行仙我更點石爲金汝廣積陰功精心不怠亦可證道遂令帥父入山覓靜室遣僮僕戒七日來一候餘日不可妄至至則大不利夜半以鴆酒手斟授帥父曰服此一七日諸病盡却二七日顏如少壯三七日能見鬼物四七日知識聰慧五七日知過去未來事六七七七日仙丹妙寶隨意自得金仙下降開導玄功矣我丹如此然皆視子之根器淺深心田厚薄以成道果子其勉之帥父叩顙流涕

身圖金 卷四
跪受而飲須臾氣絕曰俞斷其首題壁而去七日家人至知之馳報帥伏地號哭乃自殺噫帥以愛子之故枉殺人父人亦殺其父還以自殺至於三世滅忘可不畏哉

浮海

王光謙者温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泛洋者利不貲光謙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趨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死羸魚腹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行夜伏拾草木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

奇萬怪來侮狎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俛入空谷
石窟如室可蔽風雨傍有草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
神氣精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皆食之
諸人相視各見顏色光彩如童間常登山望海忽有
小艇數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中國人載以往此
皆朝鮮徼外巡船也聞之王召見問及謙光云係生
員王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
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
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
見屢啓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并及諸
人於遼王賜甚厚謙光在彼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
招致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先是謙光在
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衆設資冥道塲其妻
哭甚哀有子衰經以臨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
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經者爲何許夢
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

然鬢與衰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交集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衰經爲何人之服云房姪某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之夕亦曾見之更爲慘然

雷擊

有姓祝者夜夢神告之曰子來年某月日應遭雷震死若入空門可免然祝氏爲固始著姓且族指無多不令其繼髮未幾又夢曰不出家而俗處斷不免於擊也因卽披剃於宅傍小廟中至期雨如注轟雷掣電繞簷不散而祝端坐誦佛號不輟移時雷方止然祝之首岑岑作楚視之頂有大窪深半寸許至今年未五十也又江右熊威賈於楚遇一人於客舍相得

甚歡聯牀數月臨別其人曰子應死於雷廣行方便
以今上之錢七枚置於冠中雷作走匿佛座下可免
熊問之曰我在部中故知之與子有緣故告子熊每
日廣爲方便事急治裝歸未至家纔十數里雷發奔
一寺中隱佛座下見雷神入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
有所搜索一神披甲仗鉞者曰熊威無處尋求今已
過時我曹遭譴奈何倏然而散夫雷擊天之顯戮也
司其事者何以洩其機使人知所趨避耶正以一念
之善禍福轉移天心仁愛不欲夭折人於非命故時
一露其機歟

輕煙輕雲

輕煙輕雲娼家女其母固吳中名妓也輕煙色艷絕
一時輕雲則中人之質耳而吐音激越度曲宛轉往
往並傾其座人輕煙尤獨善琵琶爲燕趙淒涼之調
一時平康里中諸妓皆從之習新聲終莫有及者然
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金賂之輒不顧也
一日富貴人召煙雲侑酒俱受窘辱而歸自是杜門
謝客有黃用予者新安人讀書於觀音山其父商於

我里歲時歸用予恒過余雖青年衣冠布素絕無吳下習氣煙雲因賽願過用予讀書處一見心許邀至家盤桓累日卽出數百金購一宅徙居之稱黃宅家眷云仍令用予讀書於山資其朝夕用予之父經營虧本且多負歸家將棄產以償竟卒於家用予聞訃急歸時崇禎壬午疫氣傳染亦卒凶問至煙雲一慟幾絕輕煙謂輕雲曰爾我之身旣許黃郎今黃郎死應卽相從於地下柰各懷娠數月又不可死令黃郎無後於是乃棄所有束裝買棹竟請用予之家用予母不肯納哀籲再四終不允乃賃居於傍事用予母及族里之間無不盡禮旣而各舉子人咸勸用予母始納之出貲數千金授用予母營運家漸饒延師課子極嚴後二子皆蜚聲黌序母教居多焉

所到皆建國平師隨風應城之向之空言一德薄書亦明十平其人亦賦
 國手師
 才器許譽飛奮兩袖春雲海濱南嶺兼父將帶帶因自父而大其水爾
 私計林中对賦最勝堂又賦于初載客行滿瓶自必地得風餘樹愛樹盤
 園也
 聖孫聖本儼其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
 日於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散分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齊
 泰祖史前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帝孫大宇湖中央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曉朝雲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湖

宿愛

有邑宰蒞任諸生來謁中一生宰獨留入署款待甚
 殷生乃孤寒既無囑托亦鮮文譽莫知所自在任數
 載凡有干請必曲從之人問之宰曰無他此生與亡
 兒形似故也又一仕宦常云人好男寵我甚惡之一
 優人年已二十餘班犒之外復重賞之每至皆然一
 日乞將廳官二名可得數百金亦從之余以為必私
 之矣最惡之言偽也察之無有因詢其故喘喘久之

少頃愛子去宦曰酷似生此子之小妾耳且其生年月日正妾亡之日也更曾見露體演劇臂有朱斑如半月又相合是更憐之耳夫人一生自五倫之親以及交臂之接半面之識其愛增喜怒莫不有宿昔之因以主之也若曰我之心思計慮足以致之豈其然哉茲二者則以貌似所愛一見生憐謂非宿緣之所主可乎常閱太平廣記言唐貞元中王武俊之子士真巡郡一見深州錄事參軍李生卽欲殺之人問李生向曾有忤於士真耶曰此與我向時排殺少年貌類必其宿世之讐也究爲士真所殺觀此益信喜怒愛憎之有因也

私錢

近來私錢薄小不堪且銅質多僞以致官錢壅滯雖
新例極嚴而盜鑄日衆余嘗謂錢視銅質之美惡輕
重爲價不禁自止一邑市皆私錢官錢每貫八錢私
錢之銅僅抵官錢三之一而行使較官錢只減錢許
當事大張文告官錢一千重若干作銀一兩輕若干
減若干私錢重若干作銀五錢遞輕遞減示出民間
視爲故事也當事乃多蓄私錢發各錢舖繳值悉如

輕重凡犒賞買辦悉以私錢如示約行使民間亦未之遵也於是發銀各錢鋪換私錢若干錢鋪初繳減價勉強應承繼發銀換私錢各鋪哀訴永不敢換私錢察出甘罪如律私鑄無處發兌卽市貨物值又僅抵銅本受者無人發者不至私鑄遂絕昔王安石當國京師忽闕見錢市間皇皇安石呼一鑪工擗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論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鑪工親得鈞旨與外人言之京下見錢頓出明張江陵在相位願指上下時都下貨壅乏見鑪府尹以聞江陵曰易耳卽召戶部郎未至從者絡繹郎奔而來論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一貫樣錢來進呈廢見錢不用翌午畢工郎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之盡出舊錢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然無聞矣此皆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孝感

馬天駟少卽警悟好讀書康熙丙午補博士弟子員
旋食餼乙卯七月赴省試聞賊逼三衢復反家賊卒
至駟父出奔遇賊將刃其父駟以身蔽之泣訴曰此
我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殺其父駟躍起奪賊
刃連斫數賊賊衆至乃殺駟其妻余氏遁於爛柯山
時孕已彌月迨將分娩前一夕夢關壯繆告之曰汝
夫爲父死不可令無後我當與汝子次日果生一子

賊又至賊首見壯繆輪刀而立雲際賊馬皆止策之
不前不敢登山而回一方賴以無虞孝之感神如是
哉

鬼竄

安邑令張某妾雲屏有姿色與家僮史書通一日張
出內丁王貴聞史戶內有環珮聲覘視之見雲與史
爲苟合之事貴扣戶叱之雲乃攬裙理髮躡履還內
雲史惧貴發其私雲乃謗貴強逼之史實証之而張
不察訪誣以他事榜殺之客有程源者當時在座勸
成貴之罪後張以不謹罷官還源亦南歸至廣陵寓
大佛寺夜見一鬼披髮血污遍體曰我王貴也當日

張殺我汝以一言排解可不死汝明知我枉以嬖於
史反以言挑張致懼於寃中訴寃司祈爲雪理尋汝
多時今乃相值源叩首流血鬼曰張爲事主雲史爲
致禍之媒當先殺之來取汝也言畢失鬼所在張居
金陵源家京口一日張遣人來召源源見使同史雲
偕入史雲倏不見詢之來人云史雲在家無恙也源
因托故不往人至家史雲不數日各暴亡又三月張
夜飲回家見貴隨之即狂呼焚入言殺貴之悞
夜半卒源乃潛至吳門穹窿求法師施亮生禳解亮
生醮壇上章畢曰事不可禳矣三日內當死於道就
泰山聽勘今以經力可延旬日正首丘而已果至家
十日死

殺降慘殺

順治初年一士任江西令縣有土賊殺掠地方屢勦
 不靖令諭而降之賊數百人安插於城慮其為後患
 一日假犒賞為名醉以酒伏勇士盡殺之士尋內陞
 部郎出為湖廣監司疽發於背病中見降賊數百披
 髮流血大呼索命家人出多金令道士設禳醮終不
 能解而卒又一帥丙戌年勦湖寇有謝秀才者一家
 七口被俘帥欲諭降之令其招餘黨罵不絕口割其

舌謝秀才手指目瞋斷其手抉其目復射殺之七口
同被戮後十餘年帥病作苦於崇莫知所禳有士習
法能游神入冥問事其子懇與父查之士覆曰他事
俱可分雪惟非刑殺謝秀才一家七口不可解耳此
事其子皆不知惟老僕一二尚有知之者帥隨卒夫
李廣不侯識者以爲殺降之故其子陵又以降匈奴
滅絕白起詐坑趙卒不但身死杜郵千載後畜類中
猶有書其名者誅降戮服其可爲乎如謝秀才諭降
不從殺之可耳爲將者斷不可以一時之怒加以非
刑致釀身後不解之愆也

卷之五

...

...

...

...

...

...

...

...

...

...



